

履痕

我的三江源记

| 周微文 |

2016年,我随同中国记协去越南和老挝考察交流。留给我印象深刻的城市,是越南胡志明市,以前叫“西贡”。我喜欢“西贡”这个名字,我随身带着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小说《情人》,书中有一段:“妈妈曾经对我说,我一辈子再也看不到像湄公河和它的支流这样美丽、壮观而又汹涌澎湃的河流。这些河流注入大海,这些水乡的土地也将消失在大海的胸怀之中。”那天,湄公河就这样流淌在我面前,流到了我的心里。这条河在我国境内叫澜沧江,发源于中国青海,流经西藏、云南,出国境后被称为湄公河,经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、柬埔寨,于越南胡志明市注入南海,是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。发源地青海玉树,那里也是黄河和长江的发源地,毗邻我的故乡甘肃。那一刻我萌生了探寻三江之源的念头。

心愿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底。有相似心愿的人自然会聚在一起。

这样思付着就到了2023年的夏天,八月酷暑,结束上海书展后,直飞兰州走进《读者》大厦听社长、编辑们讲述读者和《读者》之间人人皆知或不为人知的故事……完成采访任务去机场,和司机师傅聊,他六七八三个月马不停蹄,带各地游客去甘南、青海、西藏旅游。我于是问他明年六月可以租他的车去一趟三江源么?他立马回答道:没问题呀,加个微信,约着!于是埋在心底的念想再次被激活了。

那次回兰州还有一个重大收获,重拾一段儿时记忆。泽红和我幼儿园一起长大,当年她母亲和我妈妈是同事,两家关系很好,尽管我俩10岁就各奔东西,但40年过后再见时一点不觉陌生。在兰州的三天除了采访《读者》就是她陪着我,带着我品尝“放哈”,告诉我感冒了吃VC银翘片,临行前让我喝浆水酸奶提神又解乏……一回到北京和她微信报平安时提到探寻三江源,她不加思考地说:明年我和你一起去!

转眼就是“明年”。生日那天,我没吃蛋糕没点蜡烛但许了一个小心愿,希望今年三江源之行圆满。给志明发微信,问他六月初可以回兰州么?志明也是我小学同学,在职工医院家属院一起长大,2003年我离开珠海后,他因调动工作举家南迁到珠海,我俩擦肩而过。去年冬天我们在珠海喝酒聊天的时候我顺口提了三江源之行,他只是淡淡地说可以去,记得提前打招呼。这句话说完又快半年了,他还记得么?事实上志明除了信守诺言还事无巨细呢。有了他的笃定和淡定,我这个女汉子这回终于可以卸下担子了。具体到行程安排他说不用租车,开侄子的吉普车,并且建议约上老同学周晞。周晞,天呐,又是几十年不见的小伙伴。莫非天已注定,这就是一趟怀旧之旅!那个当年萌萌哒的小男孩,现在是什么样子了呢?

飞到兰州恰逢端午,泽红以家宴的方式盛情款待我们。吃了粽子叙了旧,约好第二天一大早七点出发。泽红家的大房子正朝着皋兰山,山顶上的三台阁清晰可见。十几岁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意气风发从山脚下一直到登顶,那些青春岁月一下子就都回来了。晚上睡觉我和泽红没拉窗帘,就这样看着三台阁上的亮光,想象着我们四个人即将的旅程,我又失眠了,未来不知,有点兴奋。城市还未苏醒,一辆吉普,四件棉衣,四碗汤牛肉面,还有四颗炽热的心出发!一路向西……

穿过青海日月山时,脑补了1998年我和珠海台的两个同事一起站在山顶眺望远方的场景,那时没有门源的油菜花,也没有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,只有文成公主的传说打动着我们。一转眼再见日月山已是26年后的今天。日月没变,改变的是心境和同行者。我们四个人继续向西,祁连山脉常年未化的积

雪在雪峰处熠熠发光引来我们深情的注视,一路上都是美景。当昆仑山脉映入眼帘时,路上景色不断地变换。经过玛多时我们看见了美丽的扎陵湖,玛多藏语的意思是“黄河的源头”,黄河分成三股流入扎陵湖,然后从扎陵湖的南岸流出再分九股流入鄂陵湖,那是一条蓝色的长湖。继续赶路,经过称多的时候下起了雨,志明有点高反,毕竟他在珠海生活了二十年,周晞开了太长时间,尽管我的咳嗽又开始反复,但女汉子的特性此刻凸显,剩下的两百多公里,方向盘就到了我的手里。雨刮速度越来越快,搓板路的颠簸有点厉害,海拔持续4000米以上,一路上仿佛只有我们一辆车孤独行驶,茫茫大海般,如果不是导航提示我们越来越靠近目的地玉树,信心会不会大打折扣?

晚上八点,我们驶入玉树,一条河流和一座城,我们看见了玉树的黄昏,那么宁静,如此祥和,所有的寺庙都建在山上,我们下榻的酒店就在结古寺的斜对面,从房间的窗户望出去,结古寺显得尤为神圣庄严,震撼感不亚于当年在拉萨酒店遥望斜对面的布达拉宫。那一顿酒店的晚餐“土火锅”成为难忘的回忆,牛肉硬得咬不动,是的,高原上的水烧不开肉,更是煮不烂。酒店里有氧气装置,我和泽红没用,倒是半夜我的剧烈咳嗽吓到了她,凌晨救护车的鸣叫声让人不敢小觑高原对身体的考验。一夜浅睡,还好身体没有大碍。

酒店早餐,喝一杯酥油茶,四个人结伴上了结古山上的结古寺。我很喜欢这个寺名,“结古义成州”,有一种义气蕴含其中。这里西接西藏、北通新疆,曾经的唐蕃古道穿腰而过,格萨尔王和文成公主的事迹遍布这里。继续探寻三江之源,其实就是寻找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纪念碑所在处,翻山越岭间还遇到了小滑坡,道路泥泞至极,五六辆车需要自己商量着错车,错车是男人们的事情,有志明和周晞在,我和泽红可以“堂而皇之”袖手旁观。

通天河是长江源头。通天河附近也是黄河、澜沧江的源头所在地。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纪念碑屹立在通天河大桥旁。纪念碑的碑体高6.621米,象征长江正源地格拉丹东雪峰6621米;纪念碑基座面积363平方米,象征三江源保护区36.3万平方公里的面积;基座4.2米,象征三江源4200米的平均海拔。这些数字是我写这篇游记时查询到的,因为当时我们除了兴奋、还是兴奋,靠近纪念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,我们四个用到了儿童玩耍时的一些小伎俩,我的八个口袋的军绿色阔腿裤被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,索性留在了青海。写到这里我露出了狡黠的微笑,人生何处不疯癫。接下来我们摆了各种造型以及各种组合和三江源纪念碑合影留念。

时间尚早,可以回结古镇吃一顿美味的藏餐,这是昨天晚餐就开始惦记的事情。泽红不愧为大玩家,吃喝住行经她一搜索,筛选出的都是上品。

吃饱喝足去玉树博物馆看看。匆忙地把吉普停在酒店,踏踏实实地看展去了。玉树州博物馆是2011年地震后建造的,规模宏大。高原的天说变就变,刚离开博物馆就狂风大作,竟然下起了冰雹,躲在酒店里看波诡云谲,也乐得自在。“想拍结古镇的夕阳无限好估计没戏了”,我的话还未落地,已经有一道彩虹惊现。

最后,怀着感恩的心我们驱车前往巴颜喀拉山口。一路上循环播放着黛青塔娜的《寂静的天空》,和车窗外的雪山湖泊交相辉映。人们说高原离天近,有神性,在这里人们的心会很宁静,更纯粹,如同我们四个黄河边长大的孩子童年时的状态,返璞归真,在雪山脚下合照一张,有了岁月痕迹,但眼神清澈,还有期待。

忆林

苦夏里的悠闲

| 辛禾文 |

出梅之后,进入苦夏。气温骤升,小暑后即是头伏,体若燔炭,人懒气乏,不思饮食,寝寤难安。这就是苦夏。

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。小时候在农村,不知苦夏如何度过。家人曾有一阵喊我“小猴子”,那个时候池塘里总能看到我和耕牛的影子。夏天,泡在池塘里晒得很黑,大人若其他地方找不到我,跑往池塘准能找见。我与水牛一样的黑,难怪家人喊我“猴子”。夏季池塘的水面滚烫,如同沸水,有时一个猛子下去,潜入水中特别凉爽。上岸时,套一件遮羞的开裆裤衩,上身光溜溜的,找着穿堂风乘凉。

后来,八十年代有了电扇。那年卖完新收的麦子,我缠着父亲买了一台落地电扇。父亲很不情愿地把刚换来的十多张“大团结”掏了出来——那时还没百元整钞。我扛着风扇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回到家,像扛着新娘子般欢喜。全村人都跑过来看这稀罕的家伙,这落地电扇,电源一通,扇叶一转,清风徐来,凉爽至极。后来村里人纷纷效仿,落地电扇也不稀奇了。

有一年暑假,我从省城回来,带来几袋桔子粉,中午家人扇着电扇,喝着桔水解暑,因它含有大量维生素C,能消除苦夏的萎靡不振。后来,除了电风扇,还有了汽水、健力宝、花露水、西瓜及塑料拖鞋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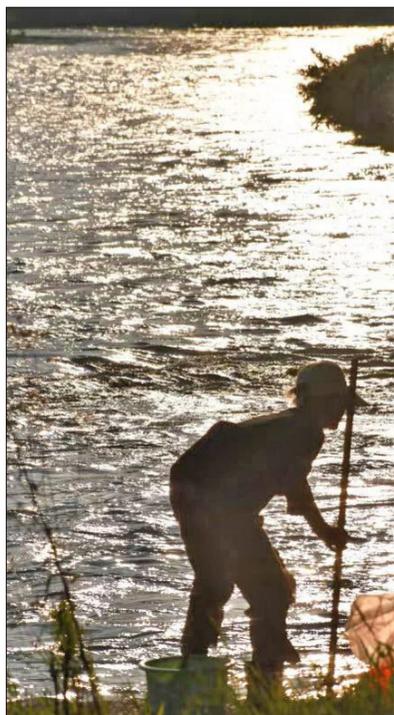
夏天在农村还有一道风景,有小伙子经常骑着一辆凤凰单车到乡下卖冰棍,停靠到老槐树的树荫下。“卖棒冰的人来了!”随着一阵孩子的喊声,小伙子把自行车停下,忙从脖子上拿下湿毛巾揩着汗滴,解下有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的草帽,挥舞着。树荫下聚集了一群老人、孩子与挺着铜锣般丰乳的妇女,从裤腰口袋抠出一分、二分、五分的硬币,换取冰棍。小伙子从车屁股后备箱子一层一层地翻着,翻出豆沙、红糖、奶油的冰棍。小时候我很纳闷,这木箱里的棉被为啥能藏住冰棍呢?后来才知道棉絮隔热,减少热量交换的缘故。

高温记得最清的恐怕是农村的蒲扇。传说蒲扇很早就有了,是伏羲女娲发明了蒲扇。蒲扇是蒲葵叶做的,三伏天没它真的过不去。姐妹们争着抢着父亲新买的蒲扇,啪嗒啪嗒,从早到晚,不绝于耳。后来上学,才知道还有纸扇、折扇、羽毛扇。如电影《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》中的巩俐,穿着漂亮的旗袍,手拿着羽毛扇,风姿绰约。

夏天,农村孩子基本赤着脚,即使地面凹凸不平硌脚,也很少见穿鞋。记不清什么时候有了塑料拖鞋,听说不环保,才有了木拖鞋,虽说木拖鞋凉爽,就是不经穿,几天鞋带就断了,却没地方维修。

酷暑想到老井,想到苏童《妻妾成群》紫藤树下的老井——曾有姨太太投井去了。在农村,无论古井、新井,有井水的地方就是凉爽。看到有人从深井处挑水过来,纷纷舀上几口,透心凉。有时还在井沿边从头到脚倒一盆凉水,凉爽至极,马上身体降温。

很怀念农村的草屋,冬暖夏凉,像“天然空调”。夏季我不访客,喜欢独处,衣不遮体,喝着凉茶,写写画画,读着闲书,如山顶洞里的猿人,如荷叶下的游鱼,闲哉悠哉。



落照时分

摄影 搞活